

王族 著

# 从天山到阿尔泰

北疆游历



湖南文艺出版社

# 从天山到阿尔泰

——北疆游历

王族 著

责任编辑：龚呆峰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9.5

字数：213,000 印数：1—6,000

ISBN 7-5404-2799-x  
I·1950 定价：24.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更换

##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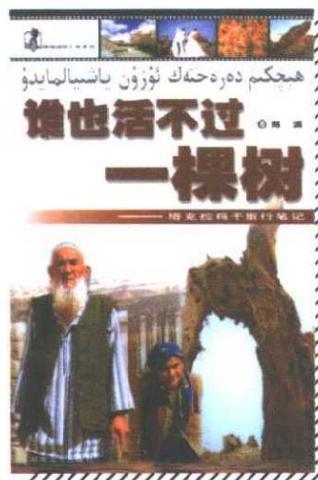


**王族** 1972年出生于甘肃天水，1991年入伍到西藏阿里，现为新疆军区创作室专业作家。写作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出版有作品集《高原的脉痕》、《神山圣域》（与人合著）、《悬崖乐园》、《藏北的事情》等七部。曾获“解放军文艺奖”。

■ 丛书策划：龚呆峰  
■ 责任编辑：龚呆峰  
■ 版式设计：罗丹  
■ 封面设计：罗丹

## 神秘探险之旅系列

第二辑（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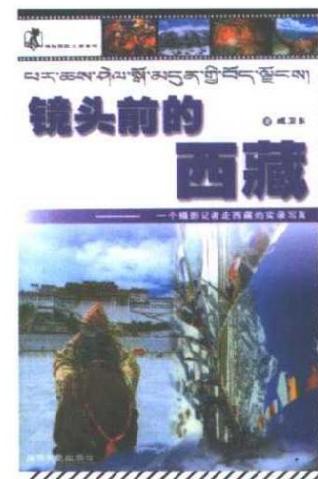
**谁也活不过一棵树**  
——塔克拉玛干旅行笔记



**众山之上**  
——喀喇昆仑探险之旅



**路上的故事**  
——孤身徒步探险笔记



**镜头前的西藏**  
——一个摄影记者走西藏的实录写真

## 神秘探险之旅系列

第一辑（已出）

**西藏的感动** —— 阿里雪山神秘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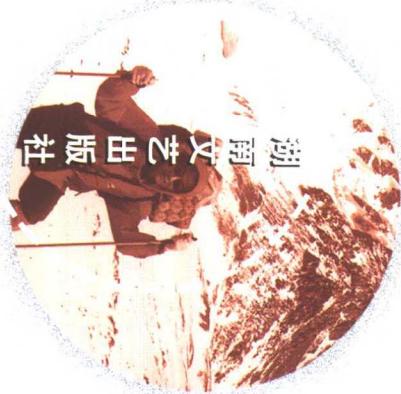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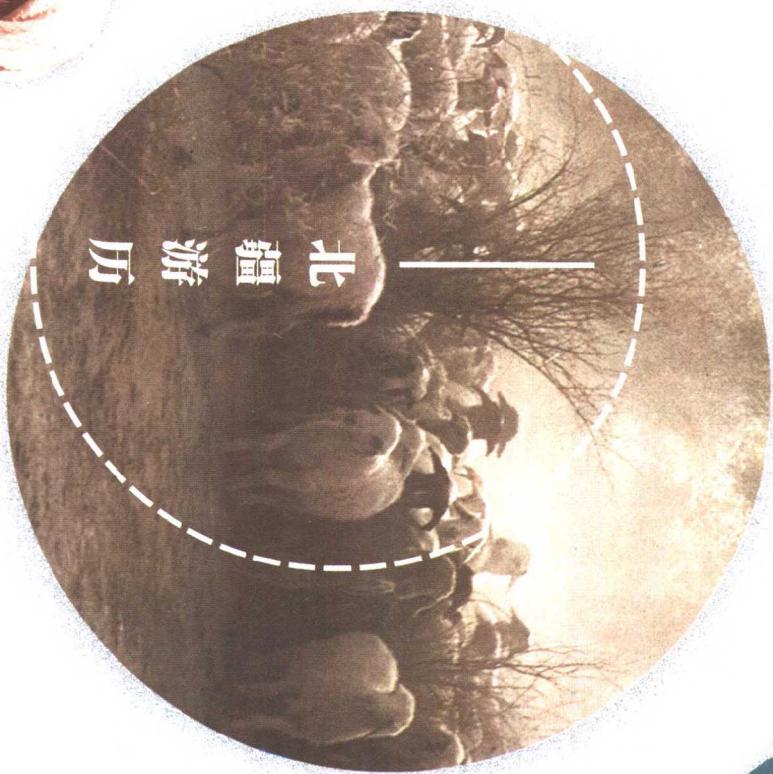
**我在高原** —— 个城市人的长江源头之旅

**丛林秘境** —— 寻找驼峰坠机怒江峡谷探险手记

**走不完的西藏** —— 雅鲁藏布大峡谷历险手记

**穿越绝地** —— 罗布泊腹地神秘探险之旅

供货电话：0731 — 5718153 5713387 5713359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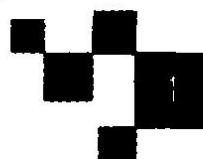
## 第一章 风过达坂城

博格达的召唤	3
射天狼	6
留住烽火台	9
圣光呈现	14
隐痛之夜	19
沉重的沙丘	21
巴扎	23
风有一双大手	29
圣洁的月牙	33
岁月是一支歌	38
石头之重	42
羊的门	44
近看达坂城的姑娘	48

## 第二章 火洲吐鲁番

模糊的长城	53
风沙无影	58
坎儿井	62
在树下睡觉的少年	64
阿斯塔娜古墓	68
沿着火焰上升	72
微弱的抗争	76
沧桑交河	79
大地的幻影	82
凸现的爱	86
春秋解苦	90
马背上的王国	92
行走的佛	95
行者玄奘	99

MA/CS5/1508



# 目录



对女儿国的猜想 .....	106
大梦的轮廓 .....	109
王国的灭亡 .....	112
飘逝的火焰 .....	115
风已不远 .....	118

## 第三章 穿越博格达

沉重在每一步的行进中 .....	123
想当党员的木那提 .....	127
沉默或坚忍的羊 .....	130
美的呈现 .....	134
零度以下的火焰 .....	136
大山的盛宴 .....	139
一匹马用声音完成了飞翔 .....	141
跋涉艰辛 .....	145
遥遥祭拜 .....	149
泪别博格达 .....	153
穿越苦难 .....	155
艰辛之后必有轻松 .....	159
呼吸的岩画 .....	162
结束或深厚的眷顾 .....	166

## 第四章 动物精神

天池的旅程 .....	171
对西王母的猜想 .....	173
黄羊的家庭 .....	176
团结的蚂蚁 .....	180
摇落白桦树枝头的种子 .....	184
给一只蚊子带路 .....	187
真诚的乌鸦 .....	190
回家的骆驼 .....	194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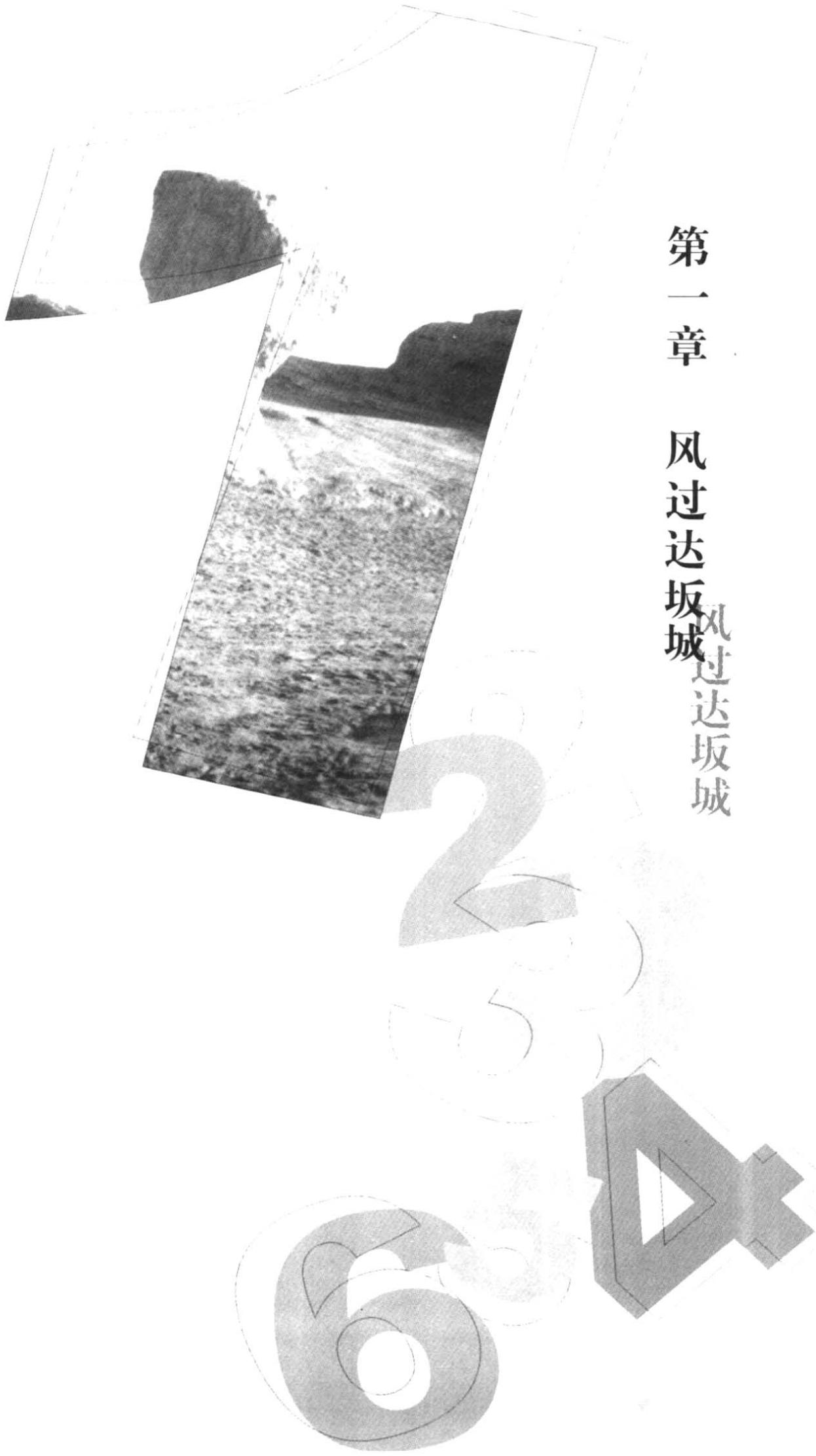
痴情的蝴蝶	197
一动不动的鸟儿	199
狼走了	202
大地的加冕	205
短暂的对视	211
雨在抽打大树	214

## 第五章 古尔班通古特的镌刻

古尔班通古特	219
负重的山峰	222
生之重或之轻	225
守望石人	227
刀朗王的鸽子	230
平静的格那斯	234
夜遇额尔斯河	237
隐遇	240
骨骼	244
英雄走过的地方	247
大汗旋风	249
大地之子	253
马是兄弟	257
爱是神	259
战狼的背影	262

## 第六章 边关阿尔泰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269
从阿勒泰到红山嘴	276
阿拉克别克河	283
蚊虫王国	288
界碑和墓碑	294



# 第一章 风过达坂城

风过达坂城

风过达坂城

风是无形的。当它沉默的时候，一切事物都在接受它的恩惠，在悄悄地成长。因此，我们总能发现一场雪后，一座雪山就长高了，一片沙漠变得更为干净。风的沉默几乎接近了事物的强大生命。而风有时候又是有形的。当它吹起，飞沙走石和暗暗游动的气流便像一双双无形的手一样，迅猛而有力地抚摸着一切。当一场大风停住后，大地上随处可见风的杰作。

在达坂城，大风已经毋庸置疑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因此，人便是风，风亦是人。



# 博格达

## From Tianshan to Aertai 的 召 唤

这次是从博格达的脚下上路。

乌鲁木齐，这座中国西部最边远的省会城市，除了每日暗暗律动着中亚的浪漫主义和现代文明的气息外，从高处照亮它的，应该是博格达的雪光。这座城市几乎就在博格达的脚下。太阳每天刚一升起，就有一片从博格达雪峰反射过来的白光，像一件洁白的大麾，披在了这座城市的身上。处于二道桥一带的穆斯林信徒起得早，迎着太阳已经唤出了一声声祈祷。

我已经有一年多仰望博格达的习惯。

从我家的阳台上望出去，透过像岩石森林一般的几座高层建筑，就可以看到博格达。它的洁白和肃穆总让我觉得每日对它不可多看，只一眼足矣。这种感觉颇好，每天对它只看一眼，就如同朝圣了一次圣灵，灵魂受到了一次洗涤，然后开始干每天必须要

干的事情，但内心却有着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的那种感觉。在新疆这样一个地方生活，是需要在内心保持一份信仰的，在大荒的孤寂和旷野的苦吟中慢慢接近自己。这样做好处在于，你因此就不会觉得孤独，赤野千里的大漠和圣洁的雪峰都有可能容纳自己跋涉的脚



抓饭馆的女主人

步。从更深意义的角度上而言，它们将是自己最终的到达。一位朋友搞了一盘交响乐，出版时请大家去听。听完之后，谁都不吱声，惟一位朋友十岁的儿子说：这里面的声响沉重得就像博格达在走动一样。

去年的时候，一个人曾告诉我，坐飞机出入乌鲁木齐，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可窥博格达之颜。听了他的话，我在一次去喀什的飞机上低头一看，顿时大吃一惊。从上面看，博格达峰顶犹如平放着的一尊佛头，充满了高贵与宁静。我想，如果我与这座圣山有缘的话，经由平时每日一望，到了这高空的俯瞰，是不是它已与我暗暗沟通了魂魄，不论处在什么样的位置，都不断离。后来我将那天的遭遇告诉那位提醒我的朋友，他听后一脸疑惑。原来他数次飞临博格达上空，却无缘一睹它的容颜。他觉得自己与这座圣洁的山无缘。



小孩和兔子都聚到了一起

这样，我天天避开已经分割了天空的高层建筑，仰望着博格达。我觉得自己虽然被现代文明的浮躁所淹没，但于内心深处，却保持着对一座圣山的仰望。山是无言的，然而就在这种无言之中。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它的一部分。

这次，终于有了走向它的机会。



出门的那一刻，我暗自庆幸地想：一个人走过一座雪山，相对而言，一座雪山从此就留在他的生命里了；它的伫立也将是为他的心灵感应而伫立。人与世界，也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吧。

同行的人都想在探险和考古方面实现雄心，因而都显得极其兴奋。我默默无语。我只想到博格达去走一走，让自己在高处体验一下自己的心灵是不是与一座山同高。

此次登博格达峰，选择的路线是经达坂城、游吐鲁番，然后从三个岔大坂上路。达坂城也是奇异的地方，我此次是第一次涉入。我想这些地方都是不能轻易踏入的。它极有可能在那种大沉寂和大真挚之中早已为你准备好了一条路，只等着你去走。而一旦疏忽，就永远错过了。新疆的生活过多的是一种固定的形式。在这种固定的形式里，民族、文化、历史和人的适应，以及心理需求，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一位哈萨克牧民在天山深处丢了儿子和马，别人都替他着急，但他却纹丝不动，似乎那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一样。几个月后，儿子赶着马回来了。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儿子的骑术较之于以前已大有长进。父亲高兴地说：是好马就应该被大地抛弃，然后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这个故事除了动听以外，还有哈萨克民族对生存的神圣需求和近乎烈火燃烧一般的对生命的把握。生命因为精神的完美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生命的意志在上升，上升到高处，就与一座山息息相通。

在这样的感觉里往前走着，始终觉得博格达有一双眼睛从背后注视着我。

# 射天

## 狼 From Tianshan to Aertai

车子出了乌鲁木齐，驰上吐乌大高速公路。达坂城在乌鲁木齐以东，平时坐兰新线上的火车进出新疆的人，都要经过这个小站。因了王洛宾的歌曲《达坂城的姑娘》，这个地方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如果越过达坂城，再往前走不远，就是极具东方露天大型博物馆魅力的吐鲁番。吐鲁番自西域而始，是中西方文化交汇、宗教更迭、民族繁衍生息最为集中的地方。它就像我们想象中的一位驿站长官，每天都能够迎来大批的商贾旅人；这些人到来之后，就把最美的东西送给了他。于是，吐鲁番的一切都显得丰美而又浓烈。就拿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来说，至今仍保持着前车师国和高昌国城廓的形状。在古城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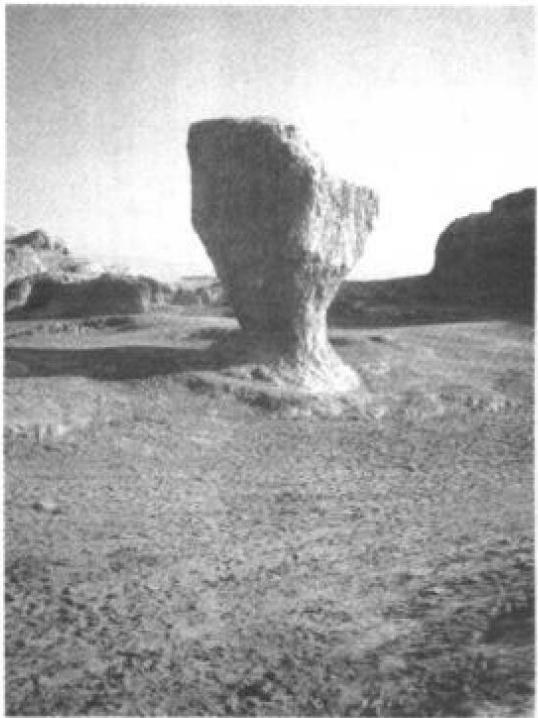


戈壁公路



中走一走，仍可清晰地分辨出官府、寺庙、走廊和居民区，身边依稀响起玄奘当年在这里诵经的声音，响起沿丝绸之路走来的长安和中亚商人的叫卖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消息，吐鲁番的交河和高昌两座古城为目前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王国遗址。因此，可以说，相对于新疆的许多半隐半现的地方来说，吐鲁番的一切都在表面，几乎一眼便可视其精髓。

达坂城就相对单一一些。如果说王洛宾在当初与达坂城失之交臂，也就不可能产生那首如今已成为经典的歌曲了，达坂城也极有可能像现在新疆的许多地方一样，尽管自身很有独特的魅力，有很悠久的历史文化，却并不扬名。原因是什么呢？新疆太大，绵延万里的大漠将一切都淹没在沉寂之中，因此一个地方要想成名，就必须要有自身之外的辅助才行。否则，它不会从大漠中脱颖而出，忽然映亮世人的眼睛。



不知昔日的烽火台有多大，如今只剩下了这样一个遗址

我想，王洛宾之所以在达坂城写出了那首歌，关键的原因是，他进疆以后，有可能在达坂城才见到美丽的维吾尔少女。而这些维吾尔姑娘因为一直生活在达坂城，身上因而都洋溢着古朴和纯洁的美。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些异域少女的美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举手投足之间都极具韵律美，远远地看着，就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气息。所有的这些，对经历过感情煎熬，而又一直多情多义的王洛宾来说，都如同一粒石子



投入了他内心的湖泊，那牵动了他整个身心的涟漪扩散着，又迫不及待地聚拢来……他的心醉了。接下来，那首歌曲几乎毫不费力地产生了。从歌词可以多多少少看出王洛宾本能地暴露了他的某些心理需求。他的心是焦灼的，在发现了美的同时，他有了一种依赖的心理，或者说，他愿意被这种美带走。

车子往前走着，外面是单一得有些沉重的戈壁。这种时候最容易胡思乱想。我忽然想，感动过王洛宾的那些少女并不一定在当时发现了他的种种不悦的神情。就是后来那首歌名扬天下，她们也未必能听得到。她们驾着的马车驰过那硬又平的石路后，说不定就隐入某个村庄里了。地处大漠深处的村庄，一直是被这个世界遗忘了的。而对它来说，因为沿袭了维吾尔族的传统，在那里生活的人们是从容而又平和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外界有一种拒绝。如果再作进一步的假设，即使她们听到了王洛宾的歌，说不定她们只会淡淡一笑，脸上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她们会从现实的角度对待这个问题，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驾着马车，带着妹妹去嫁给一个汉族人。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洛宾在歌中尽管传递出了他当时的心境，但他依据的却是维吾尔人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维吾尔小伙子对一个维吾尔少女唱出这首歌时，才让人觉得可信。

我又想，那些少女回去之后，经历的爱情有可能比王洛宾所唱的还要动人。只因为没有人能挖掘出这方面的歌，我们对此就不得而知了。

感情的每一次遭遇都将是很美的，但谁也无法预料，无法清醒地去把握。正如辛弃疾的词一样：射天狼，西北望。每一个人生命的波动都是一只天狼。它行走于高空，要让你把全部的感情化成利箭去射它。而在新疆这样一个更容易让生命激动的地方，那只天狼的行走，可能会更迅猛一些。



# 留住 烽火 台

车子走到盐湖，我让司机往左一拐，驰上一条土路。从乌鲁木齐出来，已经走了两个多小时。随着一座座沙丘快速向后移去，而天山却丝毫没有什么变化的这种行走，已经有了探寻的味道。在新疆的大地上行走，感觉往往就是这样的一座沙丘，一片胡杨林，一只孤独飞翔的鸟儿，都能一下拨动你的情思，让你想唱歌，想跳舞。新疆的歌舞是独特的，它的魅力生成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这条土路实际上是司机在沙漠中随意碾出的。车子进了沙漠，只可挑选平坦地带往前开。有人甚至说，在沙漠中开车，只要用脚踩住油门，把方向盘固定住，就可以睡觉；沙漠平坦无比，不会出什么事。天长日久，即使是这样的行驶，也开创出了一条路。土路由于沙土太多，便出现了搓板，一个棱一个棱的，像细密的水纹。车子一驰上这样的路，便抖个不停。人坐在车中，也十分难受，就连上下牙床也颤抖着，像是被寒冷忽然袭击了一般。但即使是这样，车子却不能慢下来。因为一慢下来，搓板的威力就更大了，车子几乎全陷于抖动之中，不能前行。

我从车子的反光镜中看到，车子底下已经腾起土雾，稍微一慢，就要被淹没。而车子后面有一条长长的土龙，摇摆着身躯，紧紧咬住车子不放。

驾驶员已经面露难色，双眼木然盯着前面。车上的人谁也不说话，默默地挨着这痛苦的时间。

大家受这样的罪，实际上只是为了去看一眼盐湖边上的烽火台。